



大文学观与读者意识

王佐红

近年来,我们逐渐发现,纯文学内部的“卷”越来越没有大的意义了,因为挑战不光在内部,危机已从外部而来,与文学争夺注意力的竞争性力量越来越多了,注意力资源被稀释得越来越薄了。然而我们对外部问题的解决,没有办法单纯地从外部解决,我们还得从内部着手,不断提高新时代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力、在现实生活中的能见度与对广泛受众的吸引力。

中国古代的文学观是杂文学观,文学承担着丰富的社会功能。但是,今天的文学所承载的功能似乎越来越少。正因为如此,文学似乎变得越来越“纯”了,受关注度也就越来越低了。今天,我们推崇大文学观,是试图让文学有力地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。这种文学应该包含更丰富的人生经验、更深刻的生活洞见,具有更新鲜的文学表达、更开放且引起共情的内在力量。

由此,作家应该有更大的关怀。譬如鲁迅,他不是为了写出文章而写,他的一切行文实质上都是为了争取民族的光明未来。这是我们当下多数作家与鲁迅的差距。我们不能为了文学而文学,我们的文字背后应该有力透纸背的家国情怀。基于这样的目的,文学也不一定非得是“以文字写就的文学”。它可能以文字为母本,延伸出许许多多的“变体”,抵达更加广泛的受众。因此,未来的文学可以更多地与声音、动作、形体等结合起来,被人们充分“运用”起来。



作者介绍:吕轶芳,山西偏关人,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专著《卫青 霍去病传》,合著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经典化研究——历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论》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起始期出版传播影响研究》,在《文艺报》《山西档案》等刊发多篇文学评论文章及报告文学作品,获2022—2024年度“赵树理文学奖”文学新人奖。

赵树理先生是我文学道路上永恒的灯塔。他以质朴深刻的笔触描绘的那片土地,正是我精神的原乡。当我的名字与这个奖项联系在一起时,我仿佛看到他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——小二黑、小芹、李有才——正从书页中走来,与我故乡的父老乡亲融为一体。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创作的肯定,更是对一种写作传统、一种文学精神的致敬与延续。

我首先想起的,是一张陪伴我20余年的书桌。它并不宽敞,漆面斑驳,就是在这张书桌前,我完成了从读者到写作者的蜕变。无数个深夜,键盘敲击声与窗外虫鸣交织成青春岁月的背景音乐。那声音单调却坚定,如同心跳,记录着每一次灵感的迸发与每一次表达的艰辛。

文学于我,从来不是高悬云端的奢侈品,而是困顿生活里最温暖的精神寄托。那些为生计奔波的日子里,只有在摊开稿纸或打开电脑的瞬间,我才感觉自己真正“活着”。文学帮我暂时挣脱柴米油盐的琐碎,让我在云笺素纸间生出对远方的期许。它是一道暗门,通往比现实更辽阔的天地;它也是一面镜子,照见我内心最真实的渴望

四艺合璧抒晋韵

——赏析《晋在眼前》——诗书画印里的山西——

魏 虹

表里山河,文脉绵长,三晋大地留存着数不尽的风光胜迹与文明印记。如何让厚重的山西文化跳出史料典籍,以鲜活雅致的当代艺术形态走入大众视野?最近,栗文政的《晋在眼前——诗书画印里的山西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)交出了一份极具巧思与分量的答卷。这部融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体的文化力作,集结了90位艺术家同心创作,全景式展现山西自然风物与人文根脉,既是一卷可赏可读的三晋风物长卷,亦是一张气韵独特的山西文化名片。

全书在编排上以地市为脉络梳理全省文旅资源,打破艺术创作零散细碎的局限,实现对山西风光人文系统化、整体性的呈现,构建起条理清晰、层次丰满的内容体系。143首原创诗词是全书的根基,栗文政立足山西本土风物,落笔于云烟缥缈的名山、古韵悠悠的晋商大院、千年的石窟古刹,将山水之秀、古建之雄、商道之盛凝练于一首首诗词作品。而这些诗词作品不只是简单地描摹景致,而是深挖风光背后的历史故事与精神内核,一字一句皆饱含对故土山河的共情。他创作的诗没有以资料堆砌博人眼球,而是将千年古建的温度、黄土高原的烟火气,用平白如话的诗句表现出来,将厚重的历史文化都藏进了平平仄仄的韵脚。

作者笔下的《三陟古村》:“眼见梨花满院争,又闻布谷叫春耕。老槐树下无人问,黄狗门前独自横。”舍弃了平时人们写景物诗用典的习惯,以生动鲜活的梨花、布谷、老槐、黄狗代替对历史资料的刻板陈述,为我们描摹出了一幅古村新景图。

在写太原汾景区雁丘园时,作者的《汾河雁丘公园》这样表达:“伤心更见雁丘悲,花好月圆人未归。唯有汾河千古唱,几能生死共双飞?”在这里,他以“雁丘”为情感锚

点,巧妙融合元好问《雁丘词》的经典意象与当代游园感怀,用28字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,既有历史厚重感,又不失个人抒情的细腻。

在《女英雄李林纪念馆》中,作者写道:“谁言女子只识香,左手挥刀右手枪。每遇家邦蒙难日,巾幗从不让儿郎。”这首诗语言平实,无华丽辞藻,却字字千钧。“挥刀”“持枪”等动词精准勾勒战斗场景,“家邦蒙难”“巾幗不让”等短语直击核心情感,符合纪念性诗歌庄重肃穆的基调。结尾“从不让儿郎”以口语化结束,既保留民间诗歌的质朴,又强化了“女子亦能担当天下”的信念,易读易记,便于传颂。这也是作者写诗的一大特色,在本书中随处可见这种妙笔。

以诗为骨架,书、画、印则为作品赋予具象的笔墨和温度。诗书画印各司其职,相得益彰。书法以多样笔墨风骨演绎诗词文意,或雄浑厚重,或清雅飘逸,文字与书法相辅相成,让诗词的文字美感立体可感;绘画落墨于山西标志性景物,以丹青定格山河盛景,填补文字之外的视觉想象;方寸篆刻藏天地乾坤,一方朱印钤于卷间,以金石质感镌刻文明传承的岁月足迹,为整套作品增添厚重的历史分量。诗书画印四艺合一,四种传统艺术彼此映衬,浑然一体,形成独有的审美层次。

90位艺术家携手创作,跨门类、跨风格的创作阵容,让作品兼具多元艺术表达与统一的山西主题内核。他们之中,既有造诣深厚的名家,也有初出茅庐的少年,共同完成了这部著作。他们以各自擅长的笔墨技法,共同诠释了表里山河。作品跳出单纯风光画册或诗词集的单薄范式,打通文学、书法、绘画、篆刻四大传统艺术门类,兼顾观赏性、文学性与地域文化性,既中空谈山水,也不堆砌史料,做到景、文、艺、史相融共生。

与恐惧。为什么是文学?答案或许就藏在赵树理先生的作品里——那种扎根泥土、直面人生的勇气,那种为普通人立传的使命感。文学让我以笔为剑,为震撼心灵的真与善发声,为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却依然坚韧的生命作证。当我笔下流淌出故乡的青石小径、村口的老槐树、潺潺的黄河水、奶奶在墙头目送我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神,我感到自己正在完成一种神圣的仪式——让易逝的瞬间在文字中获得永恒。

我的写作,始终与三晋大地血脉相连,这片土地是我创作的根之所在。山西有着深邃的文脉——从《诗经》中的唐风、魏风,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,从元好问的丧乱诗,到赵树理的“山药蛋派”,一条清晰的文学河流奔腾不息。我的写作就是建立在对这一传统的理解与对话之上。

多年来,我尝试将史学的深邃与文学的感性相结合。左手探入历史褶皱,从黄河渡口的社会变迁到卫青、霍去病的铁骑驰骋,我用严谨的考辨勾连地方经验与宏大叙事。我曾沿着黄河两岸行走,记录走西口河路汉的艰辛历程;我曾查阅县志档案,还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真实岁月。历史不是冰冷的史料堆砌,而是无数生命经验的结晶。当我在故纸堆中发现曾祖父那一代人的土地契约,当我听90岁老人讲述跑河路的艰苦岁月,我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。右手执握文学批评,在儿童文学的诗性星空与山西作家的精神谱系间穿行。我以灵动的哲思、真挚的现场感搭建起与作者互动的桥梁。批评不是审判,而是对话;不是拆解,而是重构。当我沉浸在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里,我不仅是评论者,更是重新经历童年的大孩子;当我剖析同时代作家的创作,我既看到地域文化的共性,也发现每个灵魂的独特印记。让那些我深爱的作品第二次焕发

他人内心的困境?我所书写的这份喜悦,能否在另一颗心灵中激起回响?这是一种精神的扩容,让个人的私语获得公共性的质地,让私人经验在叙事的淬炼中变成可能被普遍理解的情感结构。

我们所提倡的大文学观,呼唤一种“大循环”的意识。这意味着,文学不能只是在作者、编辑、评论家的小圈子里流动,而是真正广泛地流入到读者之中,嵌入到时代生活的大潮之中,发挥更加广泛的社会作用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,我们不能只是在文学传播的环节上发力,更要在优秀作品生产的环节下功夫。有好的作品,一切才能水到渠成地发生。

所以,作家需要在写作实践中思考:如何在保持语言品质的前提下,让叙事具有更强的牵引力,使读者愿意进入文本的世界?在面对多元分层的读者群体时,如何保持足够的包容性与对话性,让作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输出,而成为某种公共讨论的起点?这些都需要进行深刻的观念变革。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,但又是一个必须且必然的过程。值得欣喜的是,当代中国作家始终没有放弃过对文学规律、时代症候的观察与思考,没有放弃过对文学写作路径的探索与开掘。正因此,文学是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的。

(作者系宁夏文联副主席、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

在文字中看到真实的自己

吕轶芳

光彩,这是批评工作神圣的使命。

我最留恋的,始终是那些朴素而生动的生活细节——晨雾中的乡间小路、雨后泥土的气息、邻里之间无需言语的默契、节庆时家家户户飘出的食物香味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,构成了生活的肌理,也成为我写作的核心素材。

真正的文学不在云端,而在人间烟火里。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日常,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的个体,恰恰是最值得书写的主体。当我描写搬迁前的古村落,我不仅拍摄它的风貌,更倾听老人们关于每个石阶、每艘渡船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可能永远不会进入正史,但它们真实地存在过,我能做到的就是做一名历史的记录者。文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抵抗时间的侵蚀,照片会泛黄,记忆会模糊,但文字可以让某个瞬间永远停驻。这种对抗时间的力量,是文学最珍贵的馈赠。

我始终相信,文字自有其力量。这种力量不是喧嚣的呐喊,而是深沉的共鸣;不是一时的煽动,而是持久的浸润。赵树理先生的文字之所以穿越时代依然动人,正是因为它们源自真心、扎根生活、关切人性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文字的力量反而显得更加珍贵。

这份荣誉,对我而言不是终点,而是新的起点。未来,我会继续扎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,让文学的根系更深地伸向历史与现实交叠的土壤。我将继续从事儿童文学批评工作,为孩子们筛选有营养的精神食粮;我还想尝试历史叙事与家族记忆的结合,探索非虚构写作的更多可能性。文学是一场漫长的跋涉,写作者永远是路上的行者。赵树理先生走过的路,还在向前延伸;他点燃的灯,还在照亮后来者的方向。能够在这条路上前行,并用文字记录下时代的呼吸与心跳,是我最大的幸运。



《云顶山》曹晓玲 作(收录于《晋在眼前——诗书画印里的山西》)

在文化传播的当下,这部作品更有着独特的时代价值。《晋在眼前》扎根传统艺术根基,却不拘泥于老旧的表达形式,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诗书画印组合,让厚重的三晋文化走出古迹,走近读者。读者展卷之间,无需踏遍山西,便能在诗词文字中品山河意境,在笔墨丹青中观古建风华,在金石篆刻中触摸文明根脉,沉浸式感受山西独有的历史底蕴与人文魅力。

《晋在眼前——诗书画印里的山西》以诗书画印为桥,连通古今,串联起山西大地的风光与文脉。它不只是一本赏心悦目的艺术合集,更是一次对山西文化系统性、艺术性的深度梳理与全新演绎。于文化传承而言,它活化了三晋历史;于文旅传播而言,它打造出一张温润雅致、底蕴深厚的山西文化名片,让深藏黄土高原的瑰宝,鲜活地来到读者眼前。



多年以后,当我再想到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脑子里先浮出来的,也许还是马孔多那场没完没了的雨。雨落在屋顶上,落在栗树下,落在空街道上,也落在布恩迪亚家族轮回的命运里。

重读经典,往往可以在新的生活经验中,听见它不同于记忆中的回声。少年时初读《百年孤独》,我更多被它的奇异吸引:万能的吉普赛人、会飞的姑娘、失眠症、久久不肯停歇的雨……今天再读《百年孤独》,我越来越觉得,这部经典真正打动人的,不只是魔幻的景象,而是它在荒诞之中写出了现实深处的孤独、遗忘与希望。“马孔多的雨”是马尔克斯留给文学史的经典意象。它既是马孔多的雨,也是人们心里的雨;既属于拉丁美洲的土地,也能够穿越地域与文化,抵达世界上每一个曾经感到迷茫、困顿和孤独的人。

马孔多总是阴雨连绵,最长的雨下了四年十一个月。马孔多的雨,首先让我想到了时间。时间是看不见的,可马尔克斯把它写成了雨。他不直接说时间的力量,就让雨一直下着。小说中,这里的雨并不总是暴烈的,它更多时候是绵长的,以一种温柔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改变一切。雨下久了,房屋褪色,屋内发霉,感受渐渐迟钝,人心也越来越远。

马孔多就被这样的时间之雨淋透了。它曾经是一个单纯、明亮的小村庄,没有死亡,没有墓地。冰块、磁铁、炼金术这些来自远方的奇迹,让人相信世界是神奇而美好的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马孔多经历了繁荣和动乱,经历了外来文明带来的娱乐,也经历资本和权力的碾压。这个地方的衰败不在一夜之间,而是在一次次变化中的累积。雨水让它从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,逐渐走向混沌与消散。

马孔多的雨,也让我想到遗忘。《百年孤独》中最令我震撼的情节,是香蕉公司联合军队屠杀工人那一段。最可怕的地方,不仅在于死亡本身,更在于死亡之后的否认与遗忘。三千多人被杀,尸体在夜深人静时被近两百节车厢的火车运走。幸存者何塞·阿尔卡蒂奥第二的记忆被马孔多居民当作幻觉,整个镇子仿佛被强行篡改了记忆,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这件事发生时,几个月没下雨的马孔多暴雨大作,一个星期后雨仍未停。这里的雨像一场巨大的冲刷,冲掉血迹、证词、惊恐、愤怒。最后,连真相本身都像被雨水侵蚀,变得难以辨认。马尔克斯没有用激烈的语言去控诉,他只是把这件事放在马孔多的雨里写。

马孔多的雨,更是孤独的雨。马尔克斯用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重复的名字,写出了时间的循环,也用人物相似的命运,写出了孤独的遗传。雨在这里像一层看不见的屏障,让人们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,却无法真正触触。

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的孤独,是理想带来的孤独。他曾经对世界充满好奇,相信冰块、炼金术背后藏着通往未知的秘密。他想把世界打开,却离身边的人越来越远。后来他被绑在栗树下,表面上看是疯癫的结局,深处却是一个人无法被理解后的精神隔绝。雨落在栗树下,也落在他无法返回的内心深处。

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孤独,则来自战争之后的幻灭。年轻时的他并非天生冷漠,也曾热烈,也曾为不公而战。可32场战争之后,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,反而被战争一点点耗光。晚年的他把自己关在小作坊里,不停地制作小金鱼,又不停地熔掉重做。那一条条小金鱼,是他无法逃脱的循环。雨落在作坊外,也落在他心里那片无法放晴的地方。

一个是被理想推向孤独,一个是被战争耗成孤独。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和奥雷里亚诺上校是两种不同的精神侧影:前者向世界发问,却无法回到人群;后者曾经投身世界,最后却退回到封闭的自我。马尔克斯让他们共同站在马孔多的雨中,也让我们看见孤独并不是单一的情绪,而可能来自热情、理想、幻灭,也可能来自人与人之间始终无法抵达的距离。

但《百年孤独》并不是一本只有寒意的书。正因为雨下得太久,那些微弱而坚韧的光才显得格外珍贵。马尔克斯笔下仍有一些充满温情的人物,比如乌尔苏拉。这个在布恩迪亚家族中活了一百多岁的女性,见证了家族太多的变化。她和那些被宏大叙事所包围的男性不同,她的力量不在于征服世界,而在于维持世界。别人都在折腾,而她几乎撑起了整个家,她卖动物小糖果挣钱补贴家用、管理家务、扩建家园、修补房屋……她告诉读者,面对漫长的雨,人无法改变天气,但仍可以修补屋顶,点起炉火,把日子继续下去。

也正如此,马孔多的雨能够穿越时空,落进今天读者的心里。我们当然不生活在马孔多,但也常常经历属于自己的雨季。对当下的许多青年人来说,这场雨可能是失恋,是不合群,也可能是被加速的生活,是被算法推着走的日子,是人际联系越来越方便而真正理解越来越困难的孤独……《百年孤独》让我们看到,孤独不是某一个人的偶然情绪,遗忘也不是某一个地方的特殊命运,它们潜伏在每个时代、每种生活之中。读《百年孤独》的意义,除了认识孤独,更是为了在雨中保持清醒:辨认那些被抹去的真相,发现那些被时间悄悄侵蚀的痕迹,守住人与人之间仍然可能抵达的爱与理解。

马孔多属于马尔克斯,也属于每一个在生活中感受过下雨的人。雨也许会停,也许还会下很久。但只要人还愿意记忆、愿意理解、愿意像乌尔苏拉那样在雨中的日子里修补生活,马孔多的雨就不是孤独的象征,也会成为我们重新出发前的一次清醒。重读《百年孤独》,正是在这场漫长的雨中,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,并在放晴之前,守住心里那一点向光而生的勇气。

